

10.8-10.14

综合凤凰传媒新华发行、豆瓣网提供整理

虚构类

Top1

遗产
[以] 露图·莫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op2

上锁的房子
[日] 三岛由纪夫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op3

故事的终结
[美] 莉迪亚·戴维斯
中信出版集团

Top4

上流法则
[美] 埃默·托尔斯
湖南文艺出版社



Top5

欢迎来到猴子馆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中信出版集团



Top6

独居的一年
[美] 约翰·欧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Top7

双峰: 神秘史
[美] 马克·弗罗斯特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Top8

这里
[美] 理查德·麦奎尔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op9

寂寞的游戏
袁哲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op10

下一站,天国
[日] 是枝裕和
南海出版公司

非虚构类

Top1

东京一年
蒋方舟
中信出版社

Top2

孤独的城市
[英] 奥利维娅·莱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op3

扔掉书本上街去
[日] 寺山修司
新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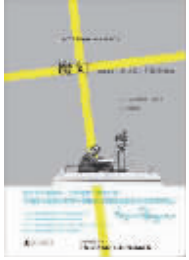


Top4

海洋中的爱与性
[美] 玛拉·J. 哈尔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op5

魔灯
[瑞典] 英格玛·伯格曼
广西师大出版社



Top6

游隼
[英] J.A. 贝克
浙江教育出版社



Top7

未知大学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上海人民出版社

Top8

跃迁
古典
中信出版集团



Top9

写作课
[美] 艾丽斯·马蒂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op10

当自然赋予科技灵感
[法] 玛特·富尼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好在于变吗 故事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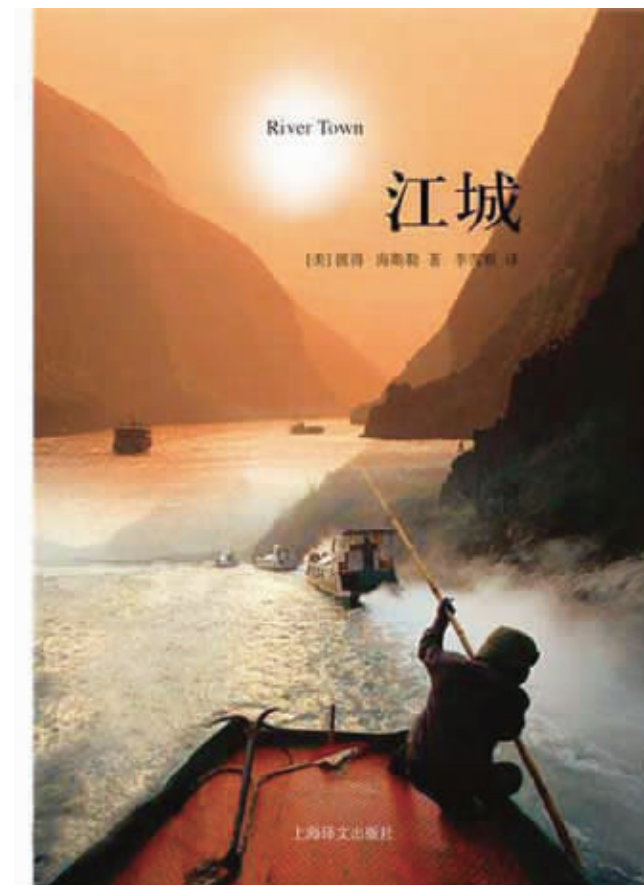
□思郁

近日,有公号爆料,作家韩寒主持的“ONE:一个”团体旗下的“ONE实验室”已经解散。要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ONE实验室才正式上线,当时这个公号有个简单的说明:信仰手艺,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近些年有火热之势,ONE实验室的团队更是集结了当下中国最好的非虚构写作的记者,当时公号上线的第一篇文章《飞跃十三号室》,发布之后的阅读量突破了200万。按照这个趋势,这个团队基本可以打造出新媒体加非虚构写作的最好平台,但是谁也没想到,还没到一年时间,这个号称中国当下最好的特稿写作团队已经解散了。

根据业内人士的猜测,这个项目中止,应该跟非虚构写作的产出效率低、变现困难有关。目前非虚构写作的变现只是瞄准出售影视改编权,不仅模式单一,而且充满了偶然性。此前,ONE实验室团队已经有成功出售自己IP的经验,团队成员林珊珊的《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杜强的《太平洋大逃杀》均通过出售影视改编权的方式进行了内容变现。但是,成功出售自己的作品只是漫长变现的第一部,迄今为止,影视公司也没有成功改编上映这些作品。这些不稳定因素直接影响了ONE实验室后续工作。

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一直有个疑问:对非虚构写作来说,难道一个好故事还不够吗,难道只有变现才能体现好故事的价值吗?我这样的追问好像有点画蛇添足了,对一个非虚构写作团队来说,他们不仅要面对传统媒体衰落的事实,还要面对新媒体时代,如何把非虚构写作尽快变成资本红利,才能维持一个写作团队的生存问题。

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近些年确实有些火热,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最先推出了《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彼得·海斯勒(何伟)的《寻路中国》《江城》《奇石》等作品,本本畅销,引发了对非虚构写作的关注和讨论。彼得·海斯勒之后,另外一位《纽约客》驻京记者欧逸文关于中国的系列文章也引起了很多热议,其中就有关



于赛车手和作家韩寒的报道。这两位《纽约客》记者作品的畅销和热议,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大众开始关注到非虚构写作这种高于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事实证明,非虚构写作这种“笨拙”的文章同样可以在新媒体时代赢得大众的追捧和点击量的暴增。

但是,对一篇非虚构报道而言,它的成功是背后大量资金和时间的投入,这种投入是无法用一篇报道的成功可以消解的。欧逸文曾经讲过《纽约客》是如何支持自己的记者进行报道的,不仅是给记者充足的时间去采访和发掘,他们准备一篇报道长达半年,甚至更久都是很普通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如何让记者衣食无忧就是大问题了。《纽约客》提供的文章稿酬让国内这些媒体只能望洋兴叹。为了解决生存问题,ONE实验室只能寄希望把非虚构写作进行变现,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ONE实验室为何急于把团队中的故事卖给影视公司进行改编和变现,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非虚构写作,一个好的故事,非要变现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吗?

好莱坞大师希区柯克有个多年总结的经验,他认为只有二三流的作品才能改编成好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理由不难理解,大多数经典名著都已经深入人心,在读者心中扎根长存,每个人都会对名著有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不容反驳的认知和理解。这种情况下,改编名著,就会把每位读者心中的美好幻想一一打破。二三流作品反而更容易放开手改编,读者并不会觉得冒犯。其实,现如今脱胎于网络小说的各种IP基本都是这个理论的翻版。但是如果改编一个好的故事,就可能冒犯这个故事的忠实而理想的读者。

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学就该用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而不是用影视的标准,更别说是用资本的标准衡量文学。一个好故事,当然可以借用各种媒体的形式改编成影视剧、话剧、舞台剧,甚至漫画等等,都无可非议,改编的形式越多越能证明这个好故事具有广泛的受众。但是切记,无论一个好故事如何改编都无损于故事本身的价值:那就是文学本身的普世性。

■试读

1966年10月4日,都已人过中年的我和维尔参加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呼唤众生》的开幕式,这是沃克·埃文斯30年代末在纽约市地铁站偷拍的人物肖像照的首次展出。

社交专栏的作者喜欢把这种活动说成是“轰动事件”。男人系黑色领带,与照片的色调相呼应;女人则身着长短不一的鲜艳衣物,长的垂及脚踝,短的可至大腿。失业的年轻演员端着小小的圆盘送上香槟酒,没人看那些照片,大家都忙着自娱自乐。

——《上流法则》
[美]埃默·托尔斯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18年,我出生时,母亲正患西班牙型流感。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为了安全起见,在医院里就进行了洗礼。一天,我们的老家庭医生来拜访我们,他对我进行了一番观察后说:“这孩子会死于营养不良。”于是,外祖母就带我去她在达拉纳的消暑别墅。在那个年代,乘火车到那里需要花上一整天时间。途中,外祖母用松软的蛋糕浸水喂我。等最终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差不多已是奄奄一息。外祖母设法从邻近的村子里为我找了位乳母——一个善良的金发姑娘。我渐渐恢复了元气,但仍经常呕吐,闹肚子疼。

——《魔灯(全译本)》
[瑞典]英格玛·伯格曼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家往东,一条漫长的山脊横躺在地平线上,像浮上水面的潜艇。东方的天空在远处海水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明亮,几乎能感觉到大地尽头无数次远航。山间林木丛聚,汇成深沉而高耸的森林,但每当我走近它们,这深沉便会缓缓散开,天空从中显露——原来是孤独的橡树和榆树,它们各自占据着冬日阴影的一大片领地。

——《游隼》
[英]J.A.贝克
浙江教育出版社